



孔雀樓文集

二

和16
188
2

~ 16
188
2





孔雀樓文集卷之三

越國文學 播磨清絢 著

男 勲 校

刻歐陽文忠公文集

宋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師楚國公廬陵
歐陽文忠公文集五十卷平安鳴定國翻刻於家請
句讀於皆川伯恭與余且序其首按公以道德文章
為海內宗師又洞達軍國之政可謂全才矣余每讀
公之文未嘗不欽公而哀公而又深幸公矣方今輕



子集卷之三
俊子弟敢輕議宋人。舉宋一代不知其政事之得失如何。疆域之理亂如何。人才之臧否如何。藝文之汚隆如何。公得君行道將大有爲。而嫉忌者沮之。蓋有由云。夫人循道而行。固當終身無謗。然在其所遇。時爲通塞者有焉。乃正士或得冤誣。壬人或盜名譽。雖由人爲。抑亦天定。公始釋褐爲西京幕職。年壯氣銳。不必事吏務。當得謗。而留守錢惟寅不責以吏事。惟演貴人。不必錙銖計較。以求勝其下。且固奇公爲人。善彌縫之。公得以免。及拜館閣校勘。公年益壯。氣益和。才益鍊。行益脩。當得譽。而公之蒙謗實自是始。蓋

范仲淹以言時事貶。廷臣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公貽書責之。若訥邪人。得公書自屈自愧。故樹黨構讒而逐公。保州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公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宜撫使富弼將誅其脇從者二千餘人。公諫弼悟而止。昭亮武人。無陰姦媚猜之毒。弼賢者。故俱能改過服善。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公上疏諫。其言深探群邪之骨髓。於是邪黨益忌公。然公操履無闕。未得乘襲會公甥張氏之事起。邪黨乃相慶相幸。以媒孽公之罪。幸以仁宗爲入仁厚。命蘇安世王昭明監劾。

遂辨公之寃。蘇王俱非邪黨。設使邪黨必翻其辭。以陷公。既而公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公將大用。乃僞公疏。請汰內臣。以激怒。夫內臣者。人主旦夕所親狎。佞諛媚主。勢與婢妾同。能相表裏。樹黨作姦。故雖明主能容諫者。言及內臣婢妾。必怒。忌者中公。以之。可謂善巧陷人者。亡何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公對曰。取旨。仁宗欣然允之。內臣沮之。乃貶公同州。夫以萬乘之尊。仁厚之主。既欣然是之。忽翻然非之。譏毀之毒。甚於蛇蝎。英宗即位。公轉尚書左丞。至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正色褒之。其徒尤切齒。日

欲求疵。合攻。夫臺諫官。俱職上疏言朝政。使彼輩戮力合謀。日夜伺公。公危甚。及濮議起。是非沸騰。舉海內如狂。合口同辭。以攻公。英宗不聽。臺諫益憤恨。肆爲誣說。惑衆。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英宗數敦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公益急。神宗嗣立。公婦弟薛宗儒有憾于公。與公門人蔣之奇。造惟簿。不根之謗。誣公。御史彭思永乘虛助之。而公益危。夫譏毀非一端。伯奇掇蜂。無姦母之實。楚女掩鼻。無嫌臭之實。愍懷寫反書。無篡立之實。形跡現然者。尚多寃屈如是。况暗昧疑似傳聞。

孔叢子卷之三
偏聽之事乎。素無怨讎者。尚或偏聽而信之。况夙有所懷。乘時而發者乎。其百鍛千鍊。明謗暗毀。不復遺餘力云。宗儒發之內。御史揚之外。諸有宿怨者。與夫妬忌者。爭相煽幸。以神宗英明。孫思恭者。忠亮不阿。諛力辨公冤。神宗乃詰問其由。薛彭等辭窮。皆坐貶。而後公彌天之冤始白矣。其奉旨詰問二人者。其人幸非邪黨。設使邪黨必翻其辭。以陷公。况公幸不在草野。設使公在草野。上下否隔。人爭侮嫚。公必毆公於死地。尚且加公以惡名。曰彼平生狂傲。不得良死之由。余故深歛公。而哀公。而又深幸公矣。公本傳云。

公天資剛勁。嫉惡如仇。見義勇爲。雖陷。奔在前。不顧。夫以公之才識。每事默而閉之。其得讒毀。豈至如此哉。然公見人。一不善。加已受其汚。不言而正之。則不巳。故其立朝。閭閻正論。天下依之。然以斯之故。不得其政。而行其道。而後世徒見公於議論文章之間。云始仁宗無子。群臣爭言立儲。事不用。公再上疏。言甚激烈。遂與韓琦定大議。太子遂定。英宗立。母公垂簾聽政。人懷危疑。羣邪又煽其間。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遂得安定。二事最爲至難。公處之有餘。可以見公精忠大才。方公使遼。遼主使其貴人數輩押宴。曰。此

非常例。以卿名士。嗚呼。以夷狄主。能信公敬公如是。而宗儒以公婦弟之奇。以公門人。讓公毀公。不亦甚哉。公藝文之美。後人摸範。其論經史。亦多所發明。至論易周官。時有過激者。不能爲公。遂諱之。抑亦公道。德文章。與夫吏事之美。固當千萬世不泯。豈非全才哉。

仲兄五十壽詩文序

仲兄君錫先生。出嗣江村氏。爲郡上侯青山公。儒學。今歲仲兄年五十矣。男悰秉稱觴。東山客樓。併酒。父執諸賢有文及詩。悰秉梓之。仲兄命絢序焉。仍謂絢

曰。以余不敏。年始五十。何必誇張祝壽。設使朋舊辱賀。及家人請之。於家足矣。何必東山而余爲之者。蓋有說云。余壯奉職洋官。旣而承乏。吏事錢穀。出納。實爲劇職。凡人平日有所操守。一踐勢要。能保其素者。鮮矣。乃余一時爲吏。亦豈芻狗舊業。雖然。主遇崇重。請閑未果。乃余不能遂夙志於余。冀在悰秉躬。而悰秉亦奉命吏職。於藝文之事。蓄不能專。加之年壯氣豪。萬一銳意進取。或恐有怠。故余允悰秉請。屈朋舊於東山。請其文詩。餽之。以見余夙志。又將使悰秉因而有省。益以磨勵矣。序中幸言及之。絢曰。凡文有溢

美併人與我皆辱之。天倫內最不可爲。吾兄得君展
才。蹈盛滿而有所警戒。居勢要而不忘其本者。絢日
夜所親知見。非溢美之謂。仍併其貽厥之美。絢之所
欲言者。吾兄之言悉矣。莫以尚諸。請述而以爲序。仲
兄笑而可之。因書。

薔薇館集序

余友芥彦章。才與齡俱長乎余。余愚直言無所忌諱。
彦章温然長者。喜怒不形於色。而每講論道藝。未嘗
陽相諛。而亦未嘗陰相排。如是者二十餘年。余嘗謂
彦章曰。良醫按症處方。所以奏効。藝文亦當如是。詩

之有漢魏盛唐。文之有先秦西京。有韓歐諸家。譬之
稻魚。人日月資之。莫以尚諸。若夫詩文病於冗長。俚
俗病於模擬雷同。病於浮誇輕薄。而無情實。則不能
以不藥之。劉隨州秦淮海。劉青田文待詔之詩。樊紹
述宋景文劉子威崔子鍾之文。苟亦用適其時。亦能
奏効。要之。寧法勝掩辭。勿以巧傷格。達者不復須事
之後輩。斯爲其金科玉條。彦章笑曰。古人有言。諸君
以口伐賊。余以手伐賊。君固非夫夫之屬。而專以之
率人。亦未免墮於一偏。有驅市人破楚者。有輕裘伏
兵者。岳鄂王豈出於李衛公之下。余曰。然。雖然。使余

主盟斯文。當須黃金鑄。程不識。咸元敬耳。彦章曰。亦
然。雖然。伍負報楚。申包胥復之。李穀佐周。韓熙載保
唐。以莫逆之交。所見不同。而俱能行其言。人心如面。
奚貴雷同。其不作迎合。不設城府者。率如是。余固多
病。業自廢怠。彦章則業益富。名益起。頃使余序其集。
曰。以君舊相識。直論瑕瑜。無所忌諱。以請嗟呼。輕薄
之徒。千金其敝箒。仍且藉重名儒。借勢同社。溢美浮
譽。纍纍盈紙。以驚動耳食之徒。彦章才與齡俱長乎
余。而方版其集。屬序於余。蓋亦可以觀其人。而其才
之美。觀者自能得之。不須余言。

鎔子序

文之汚隆。以其代。汚隆。江左諸主。脂粉弄容。自同於
婦女。即稱能文。纖艷有餘。氣象萎蕪。亡論漢高魏武。
如羯勒僭位之語。佛狸與宋之書。亦求之江左。三百
年。蓋不見其比。云。元魏高祖。慕虛命。崇繁禮。政與文
衰。則北亦與南同。氣運之所使。無奈之何。夫軍旅大
事。朝儀尚嚴肅。固矣。然高澄之檄。蕭主任昉之彈。鎔
整之類。驚巧逞麗。義則黷矣。是或以文為戲。可歎矣。
上以是率。風之尚草。滔滔者。天下皆崇駢麗之文。文
則文。謂彬彬何。鎔子鎔。聽所作。取鎔淮南。自鑄其奇。

即辭勝掩理推諸其時無恠耳。雖然人平日食稻魚
病則服藥如斯書蓋亦藥籠中物云。取材助博簡在
其人乃以傷於駢麗友人皆川伯恭校而授諸梓問
序予因書而歸之如作者之辨校訂之由伯恭序而
盡矣。

千百年眼序

千百年眼者明張燧所纂其書集諸家說而筆乘筆
叢五雜俎居多其言亦非一端而言史者居多槩而
論之所錄率奇說快語易以悅人蓋人之奇快者其
言亦爾然而其人不易多得若又徒以其言乎或由

之而入輕躁放肆如王始興宋廣平王子明以大才
明識久居機軸號名宰相三君所論皆溫厚忠實其
可以師法矣雖然豪傑之士有時而出不可拘以常
套以武侯之盛德其出身頗亦奇快賣畚者捫蝨與
桓太司馬談氏首舉而任之推慕容取姚氏舉涼吞
代如探囊中物姚相馬首十事開元之理儷美貞觀
張元一無賴子一旦入西夏使宋君臣內熱飲水讀
史至諸君事如冷水澆背嗚呼奇快之人固不易得
則奇快之言以發助吾才氣者不亦可乎讀斯書者
由之而發助其才氣蓋亦在善擇之爾。

壽吉益東洞七十序

東洞先生吉益君。長余十餘歲矣。其與余相識者亦
可十年。君今年齡七十矣。某月日。爲其初度辰。其門
人某。請余言壽之。君者豈非全才者乎。是固宜壽考
矣。自君以醫風靡京師。屢奏奇効。四方受業之士。屢
相接於門。其理術範諸張仲景。加以獨得見。著書數
種。故有大臣花山藤公。殊持名節。士出其門下者。世
擬之。李龍門公。一見君。大器之。收諸門下。日加寵禮。
至時。枉駕其家。賜和歌。以況其誕辰。人以為榮。方藥
之事。余不學之。抑又世孰有不知君於方藥者哉。余

始會君於山東洋宅。君童顏鶴髮。神彩毅然。甚有威
容。甚有風標。一見。知其非庸流。就之。風流醞藉。談話
款曲。使人傾慕不已。君爲人有識量。又達吾
邦典故。又旁通諸技藝。能談兵說劍。言皆明白。有據
精微。入妙。非止稱博涉而已。君無所不有哉。夫偏至
則易。具美爲難。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如君可謂
全才矣。嗚呼。世孰有不知君於方藥者哉。乃予所言
亦未足盡君。乃造物贍君。以壽考。不亦宜哉。

靜思亭文集序

赤松君國鸞。版其文集。序者數家。又寄書以求余言。

國鸞旣以儒仕。寵遇殊至。集版之舉。蓋亦以其君命云。爲之友者。固當欣忭稱讚焉。若夫藝文之美。諸序有焉。赤松氏之先。

天慶所系。換冠冕而甲冑。蓋亦世稱鄉之雄豪。至元建之際。風雲際會。山陽八州。莫之與京。三州之封。四職之貴。昭穆所派。姓氏所分。三十六族。孫子不億。乃余辱別所之胤。則余於國鸞。鄉同族同。欣忭更不在言。以赤松氏貴盛於元建。虎士輩出。而叔世如完粟朱捨。驍勇作我。關張赤松氏以武顯者多矣。方今代同唐虞。文風日昇。乃國鸞以文顯矣。余於斯集。蓋亦

以占奎運益盛云。

茶董序

昔在神農氏始播民百穀。而后勸農之政。世載史策。生民之用。莫先焉。茶之盛。自唐中世。稅之權之伍之。鹽鍊。至宋。龍鳳諸團。名香雜馮。供至尊之餘。不易多得。吾邦葉茶。日用於朝野。而點茶係國家儀典。不亦盛乎。予長生窮寒。雖承乏泮宮。宛然有髮之僧。性喜酒。而勺飲不能嗜。糖果而食。必塞。娼困排鬱。一託之茶云。近有金澤人某者。翻刻明夏茂叔茶董酒。顯琴苑三書。請余句讀。且序其首。於乎儒者之業。經

世爲大從事。口腹之末。謂之何。雖然。挾經史而令百
氏靡不信從。亦唯其言之不中。自誤誤人。非翅無益
也。陶彭澤曰。不爲無益之事。安喜有涯之生。遠哉言
也。余亦曰。寧爲無益之事。不作有害之書。若夫茂叔
命題之義。諸序詳之云。

汜上漫草序

烏石山人之名聞於海內。王侯之貴。爭脩布衣之交。
其述作書數種。莫不津筏書家。亦唯雅尚高邁。深閑
不出。近有人竊得其圮上漫草者。簡要精妙。猶之嚴
氏評詩。其人喜而缺之。求序。余余久識山人。亦嘉其
危言公於世。因作之序。

匡謬正俗序

浪速木世肅翻刻匡謬正俗。求序於余。余謂斯書在
今日。必可行。而或恐不行。蓋方今道藝之士。務作名
高才者。一意勇往。昧者怙於苟且。正誤之義。闕焉。夫
古今載籍之多。稱呼名義之謬。必可改者有焉。不必
改者有焉。不必改而不改。尚爲有識所恨焉。必可改
而不改。夫謂之何。寡聞自封。固屬不可。若徒務博洽
不事講習。亦終乎言誤。雖多亦奚以爲博。而能精研
而究之。而後謬可匡焉。俗可正焉。乃斯書之於藝苑。

亦可謂藥籠中物矣。世肅風流好事而能爲斯舉，不亦美哉。因書而歸之。

朝覲奉送篇序

朝覲奉送篇者，友人丹羽子牙及其門人所作。而子牙微序於余。余謂讀斯篇者，亦可以見子牙能得貴人之驩，又可以見貴人憐才禮士有問者曰：是其人善爲上交之人與？務作名高之人與？余曰：否否。子牙敏捷之才，俊邁之氣，蓋可以致貴人之敬愛。抑又余謂子牙者，非必以之曰：故舊不遺，交無冷暖，是子牙也。

龜藏遺稿序

明石氏之子字龜藏，其遊京師與余以文相會。且以同鄉雅交甚善。既而歸歸而病不起。其族之長者內山氏者，版其遺稿於浪速介芥彦章，求序於余。龜藏才俊，齒富，貌溫，氣暢。其作詩文，絲麗巧密，殊無魯莽雷同之習。加之數年，可以命世。而一病不起。龜藏生素封之家，即使龜藏狎游少年，日事諸雜技，人亦未必非之。而其所嗜者書，所與交遊者名儒韻士，自衰發之，殊無輕薄誇飾之習。其才可奇，其人又最可奇。而一病不起。余固善病，然善調理於理，無可遽死。

者而憂愁窮乏。半丁蹒跚杖而後跬步。儻舍可漁舟之大。客詣擁褐而揖。詣者或哂曰。室中無物。胸中可知。蓋余賦質踈朴。不能佞諛求譽。義之所激。不能苟合。肺腑傾寫。不能設城府。有過自彈。不能僞飾欺人。寃誣侮謗。因而從之。乃余日病。日阨。岌岌日度。一日抑亦造物有所媚姪。必置余死地。而後始快其心。乃余無可死之理。而有可死之狀。不能以不死而幸。而未死。龜藏族屬蕃富。爲之柱石者多。爲之補助使役者多。又善調其病。萬無可死之理。無可死之狀。而一病不起。無乃造物媚姪龜藏過於余。萬萬予以自幸。

又以自耻。夫序者直序述其事。如劉向諸序爲得。後世專崇浮華。非諛則佞。或借道而自誇其才。自賣其論說。余每鄙之。茲序似由其轍。然內山氏之作。茲舉蓋欲寄之其族屬。及其所交遊者。版以代騰寫之勞。蓋其哀龜藏之甚。不可以已云。余亦深哀。故直寫胸臆。以弔之。文之冗長支蔓。不遑顧矣。嗚呼。龜藏奇人。奇才乃內山氏。非爲名而作之。抑亦其可傳者必矣。

五篇序

獨嘯庵之始來京師。年未弱冠。而其人抱經世之才。有豪傑之風。神彩煥發。氣焰逼人。如鷹在架。如洪爐。

火烈與入一再交語洞視肺腑雖儒流有時譽者不能以其緣飾邊幅之語財貨徒第之勢眩之嘯庵乃曰滔滔者羊質之徒曷足與言嘯庵詩文亦頗類其人而尚未免逐時風一旦飛翻去周覽海內經十餘年再來漠然如不能言者黯然如有幽憂者如醒未覺者如久病而新起于蓐者而其著作亦大進詩雅而婉文雄而整絕無輕薄之風蓋其英邁之氣鍛而鍊之以成就其離倫之才豪傑之士無所不能揚處道冠平仲何讓之有頃携其所作五篇者求余一言其書專述經世之事可以觀其全力嘯庵又精醫術師事故山陽先生稱其入室所之之邦人人爭延之而嘯庵不欲久居一邦豪傑之士徃徃如是云

南海先生一夜百首序

是爲祇伯玉先生詩固屬其少作而精彩華麗即人數日不能而伯玉一日人一次不能而伯玉二次是伯玉也伯玉晚年詩殊極雄放比諸少作如出一手蓋詩文在務持法久而始能不爲法所束伯玉蓋作如是解設徒効其雄放以影響耳余屢語諸生曰寧法勝掩辭勿以巧傷格又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真唐詩黃金鑄歷下生將作真唐詩鐵鞭打歷下

生鴛鴦金針在其人而已。安得起伯玉於九原以質
余言。

同社吟稿序

金龍上人久住關東。後來于京師。與諸儒先結社爲
詩。頃選其社友詩人。率十餘首。名曰同社吟稿。介仲
兄君錫求序於余。上人於詩固屬游戲。然一旦擗管
而麾四方之士。爭投詩筒於上人。幾無虛日。四方之
人游學京師者。乃靡然從之。上人之室。屢恒滿。上人
之名。轟轟然而聞。而其選集之就。上人微序於余。而
自仲兄命之。况又其社中諸彦。於余有知與不知於

仲兄皆友。余豈漠然閣之。夫名園廣圃。春卉作花。植
有多種。題品非一。鈞之是花。或盆而養之。或欄而護
之。或錯雜而作叢。或整齊而爲行。流眄之際。一簇雲
錦。觀之美具矣。今夫羅衆作於一書。其爛然作美觀
者。亦猶如斯。嗚呼。明時人各遂生娛樂之事。無不可
爲者。詩筒郵致。騷侶宴坐。攄性情於篇詠。而不問方
之內外。而又蒐其家家所自。寶重者羅而冊之。亦非
一雅事哉。是可以序。

壽渤海翁七十序

渤海翁宅。與予僑居。外隔內通。界以一土墻。而其燕

息接客之處。與予書室相距丈許。宋詩所謂燈光秋
聲。吾邦所謂居增之邑。宛然有之。余與翁相識於
室退之日。則今日可知矣。翁頃謂余曰。僕明年齡七
十矣。君豈無意一言見壽乎。君於詩若文。有人請之
率辭謝不作。即不得已而作。亦往往閱月經年。以是
言之。明年所須今日求之。非大早計。余莞然大笑曰。
得矣得矣。可謂急著先著矣。翁長余十數歲。質強足
健。而脩攝甚謹。壽考可徵。余不良于足。善病善厄。究
倚忌蒲柳先零。翁今日非大早計。使余警然悚然。
嗚呼如翁。實可壽矣。翁智慮明遠。才略出衆。能勸課

家人振作其業。家道日益興。翁嗜學。屬文議論警發。
引諸經濟。不作輕薄生腐套騙佻之言。又有襄陽之
癖。百方購求。不惜貴價。屋傍庭中。磊磊作群。翁又好
世所謂謠曲者。少壯學之。遂能極其玄妙。卿著秦曲
正名闕言二卷。謠曲精詳極矣。如其唱法。示提篇所
言。皮膚曲辭。血肉體式。骨髓節奏。數語明白。正確無
復餘蘊矣。余謂謠曲大端兩條。曰聲調。曰節度。得於
此者。或失於彼。入於彼者。或出於此。偏長非乏。具美
實難。即稱其美。尚有可恨者焉。曰斤兩輕。曰邊幅窄。
曰風韻乏。未可謂至矣。翁之作之。漫然聞之。如不必

用意者。湛然味之。精妙不可言。調急者。聲益和。曲慢者。氣益勁。不必逞巧。其巧自在。不必耀法。其法全具。具美而無可恨者焉。如翁。蓋可謂至矣。世以謠曲自任者。亦率就翁而質焉。即童子受業。亦必叮嚀。開導不倦。必使頑石點頭。螟蛉化蜂。而後止。余不能謠曲。又曠廢四十餘年。雖然。於翁教授之際。朝夕所耳。久之而後始能知翁之能至矣。曰厚曰順。蓋以是云。嗚呼。一謠曲。百技皆然。政理道術。靡弗然焉。翁脩養甚謹。而能厚能順。攝生要訣有焉。如翁壽域不可限量。余所壽翁者。蓋如是云。

贈長井善長序

善長性愛花。善世所謂捕花技。余之寓大宮街。寓自街頭入數丈。每聞賣花聲。即鵲起追之。已轉他街。一日語之善長。善長愀然曰。即先生百爾數奇買花。且難。不亦甚哉。明日携花數種來贈。而後屢來贈。月率五六次。爾後余移寓兩次。路有近遠。而其來贈。一如在大宮時者。六年於茲云。善長所居亦隘。花皆係購得者。或得之窮山幽谷中者。而使余四時長春。坐領河陽滌谷之觀者。六年於茲云。貺余至矣。善長豈非風流好事之人哉。蓋人之不良。於其親戚師友之阨。

窮亦或坐視之。或擯棄之。或操戈下石。或陰驅之死。地拍手稱快。鬼窟三。蚊足百。詭秘怪幻。不可端倪。嗚呼。彼輩豈知世有善長其人哉。即語之。猶冰夏虫。善長豈非君子之人哉。余以今年夏赴關東。衰病瀕死之軀。為千里之行。經年之留。乃欲謝善長積年之惠。而一貧如洗。因書之留別。抑又竊擬遺留物云。善長姓長井。號花谿。家世業醫。世良其術。善長又嗜學。精本草學。又旁通諸雜技。而其人實君子之人云。

孔雀樓文集卷之三

孔雀樓文集卷之四

越國文學 播磨清絢 不著

勲 校

稻荷山十二景記

稻荷之為神祠尚矣。所奉之神曰。蒼稻龜。命據世所傳播。穀祈年。神實司焉。然奉神道家。教者守而秘其說。不可得而聞也。其祠所在。皆在京師。稻荷山為其起本地。自和銅四年。以至今日。一千有餘年。蓋其大總統云。山以祠名。又名三峯。有祠官十三家。五為宗。八為支。而定額十八員。以其子弟填焉。又有神人

者。隸焉。祠官正五位攝津守荷田君字子晟者。頃選
山勝景十二爲圖。以作橫披畫軸。每景標題其名。大
納言四辻藤君撰景名。且書之。從五位紀子方圖。又
附以諸家詩。既而介高孺皮。携圖與由來。徵予記據。
由祠舊在山上。文明兵焚。移就平地。是爲今祠。山皆
青松。蒼翠如潤。秀麗可愛。曰三峯翠黛祠。北一水。石
橋架之。傍多櫻樹。花時一望白雲。有一朱樓。面之曰
後川櫻花祠。東入山里許。泉出焉。泉旁松杉森然。氣
象幽深。炎曦淫霖。不復增損。祈雨必効。曰不涸流泉。
泉東西接深草山。地勢平曠。南眺伏見淀水。八幡如

在眉睫。生駒金剛諸山。亦似來相迎。地多松樹。其最
大者。亦不過數尺。曰平原矮松。自不涸泉東北。有巒
登之。西南遠近諸大川。夕陽映射。金彩浮動。西北望
見。京城曰孤巒。返景平原之東。登山。阪道崎嶇。尤
宜夏雨。曰阪道驟雨。阪道北半里餘。一巨石。高丈許。
圍四倍。苔蒙之。狀古怪。曰劍巖蒼苔。西北谷中。杉木
成林。有楓數株。風人之所題。詠曰杉間青楓。劍巖北
谷。舊有瀑布。今唯有楓林急湍。曰栗谷急湍。自谷北
東而登。平野蒼然。比叡醍醐二山。山階之邑十六。一
瞬可盡。而牛尾之山。玉蟾掛焉。露散平蕪。靄帶遙林。

月砧露虫。相和相答。眼界耳境。無不清幽。曰三角。明月。三峯。西麓有池。周半里餘。鳧雁鷓鴣之屬萃焉。微霰密雪。振翼碧波。噉日晴景。曬翅翠磯。曰新池。水禽三峯。極北有山童焉。西面愛宕。南矚鳩峯。杳俯于九條。西岡諸邑。大雪新晴。如日玲瓏。山如銀濤。川似素練。盡大地草木。皆成白銀世界。而炊烟之爲翡翠色者。裊裊然。嫋嫋然。千道萬縷。邑屋櫛比。人馬蠢蠕。觀之奇麗鮮明。不可名狀。曰童山白雪。由之所具如此云。予謂稻荷之勝。山含神光。境近帝居。登覽之美。固當秀出君之斯舉。豈不美哉。抑又

君謹慎奉職。祈禳精誠。以上報國家。下及民庶。益贊昇平有年之慶者。可以見君之功績焉。奉職有狀。神錫純嘏。以獲於上下。而後君仁智之樂。可以永有矣。是予所望於君。而君之夙夜匪懈。既在人之耳目。不須予言。豈不益美哉。

小日觀石記

日觀岱山峯名。吾藩川君卿取名其庭。石既而集諸家詩及和歌者。賞之又使余銘記。岱山魯之地。明清屬山東省。與吾大日本地相距數千里。大海畫之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君卿取之。毋寧漫然命名。蓋

其意深矣。遠矣。夫意想所及。異域同室。其所不及。並
隣萬里。地之遠近。非所論也。鵬至大。鷦至小。雖然。宇
宙之大。天下之廣。安知無不有益。至大者益。至小者
乎。形之鉅細。非所論也。明人有每得小石。有峯巒巖
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甃土為池。壘蠟房為山。置石其
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峯。森列相向。而書朱文
公掉歌於上者。字如蠅頭。池如杯盃。山如筆架。水環
其中。蜺螭為之舟。琢瓦為之橋。殊肖也。謝在杭云。仙
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其胸中。止
壑如此。夫以一賤傭。尚有風流如此者。君卿為吾藩

卒帥。固號要貴。君卿為人明敏。而風流醞藉。與物無
忤。旁及文雅之事。而其所愛玩。又至有襄陽之癖。何
其雅馴也。乃其數尺之石。與夫鷄鳴望觀日出者。將
爭崢嶸於各地。其止壑之蓄。可知已。非漫然命名者
矣。余向既銘之。尋而病作。未遑記之。今值病少損。因
為之記。

崑崙石記

吾藩卒帥雨汝玉。為人端莊。有儀容。驩宴之際。終日
歛膝危坐。不妄言笑。嗜詩學書。老而不衰。而和順之
氣。風雅之致。又得之天性。其所愛石。曰崑崙。大尺餘。

純黑色。而奇狀天然。全不資斧鑿。蓋以其色名云。汝玉文以諸家詩若和歌而求記。余余諾之。病作不果。既而諸家篇什累累堆案。汝玉又屢促余記。予謂石之賞於世。蓋自唐之中世至宋米南宮以石癖聞。其他名流高才。又爭主張之。石自此益賞矣。蘇內翰寶仇池石。王駙馬欲奪之。葉石林得靈壁石。價八百金。趙南仲愛靈壁石。命五百人舁致鄭璠得象江石。以六十萬錢。輦歸。雖曰雅致。抑亦近於滛。宣和以天下勢。彈力花石。至靈壁一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艮岳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爲盤固侯。勞民逞欲。適足見其滛侈。無復風雅相關。涉適足辱石。非石之榮。玩物喪志。可謂惑之甚矣。元明至清。石益賞而雅致可書者亦頗多。要之興趣所託。苟得其物而足。不必拘拘其品之美惡。苟爲其所移奪。吾心志安在。能愛之余久交於汝玉。能知其爲人。汝玉之於石。蓋可謂能愛之者矣。是可記也。

滋賀宮古瓦研記

滋賀之爲古。帝居平薩州。既稱其荒蕪。可謂邈矣。雖然。吾大日本皇統一立。亘萬世而不革。則延曆以前。屢有遷都之役。帝座固自巍然。比之盤庚

三遷以避河患。一鎬二洛。周室不振。既有逕庭。五馬渡江。而司馬衰。宋明播遷。氣息奄奄。亡復論耳。彼嘆黍離興亡繫焉。我詠山櫻。益仰仁儉之德。懷古之情不同矣。鹽田士益家藏一古瓦研。蓋滋賀官瓦云。士益求予記之。予爲鈴欽禮作羅城門瓦研記。詳述懷古之情。彼我不同。滋賀則益邈矣。而義則同矣。士益爲人。予於其靜好室記中言之。因唯申言懷古之義爲記云。

澄泥硯記

澄泥南唐中主之硯。或以爲先主戎馬倥傯。化家爲國。恐未遑及。屬諸中主。爲是唐晚終五代日。尋戰爭。霸有一方。僭竊名號者。唯力是視。所謂今之天子。馬壯者爲之。非虛語矣。周世宗聖明爲理。而享國不永。天意之在屬猪人。謂之何。即位之初。有宰相讀書之嘆。而儀文尚沿五季陋習。其伴徐鼎臣以一不識字人。機畧得宜。抑亦可以觀中朝無文雅矣。獨南唐文物蔚然。江南佳麗。風流自足。風氣所使人云乎哉。蓋亦有說云。司馬子長有言曰。江南早濕多竹木。是尚夷蠻待之。孫兵尚自州州。風氣所使。亦有後而發焉。一馬化龍。文獻從而東。龍蟠虎踞。天寶設此座於南。

方元嘉理矣。而鷲巢林木。兵公薄心腸。而口苦求蜜。其它亡譏而已。要之江東三百。始終於信。爭狙擊之中。而文運益旺。後世操觚之士。取材於斯際。如趨秦府。可謂顯矣。南唐立國。名義頗正。中後二主。無甚失德。後人撰史。有以太原承唐。金陵承太原者。亦中矣。而世或貶二主。以武斷不足。是徒以成敗論人。非知史者矣。今人知江南有六朝。而不知有南唐者多矣。可謂晦矣。乃僅僅一器玩。幸存於今日。亦足少慰懷古之情矣。巖垣亮卿。得澄泥硯於聖林。終南和尚。先是南公得之。大潮和尚而寶焉。臨寂乃遺留亮卿云。

南公素行合於其教。獨亮卿屢請問之。欽敬備至。亮卿風雅為性。力學不倦。硯得歸處矣。予鄉作都府樓。羅城門二瓦硯。記今記斯硯。興懷之寄。各在其物。不可強同。但其至於微物。亦可以言世代者。無復異辭云。

靜好室記

吾播距京師二百餘里。居山陽上游。面海背山。沿海一帶三百餘里。三藩封焉。西北又多侯藩。而邑之屬於官有司者。相接其中。氣候適均。山水秀麗。其壤膏。其田腴。芥於山。蕘於海。地四通五達。豪農巨商。

居焉。唯其海陸形便，穀貨所殖，是以藩封之外，巨聚大邑，應接不遑。官道官驛之外，路之夷而理者，屋之修而潔者，隨處而在。唯其生理饒，資奉足，是以驕與奢，不期然而然。素封之家，土木服玩，聲色飲食，是競者有焉。評穀評金，億巨萬財，聚散於一呼吸者有焉。即使其中，有緣飾詩書者，或以多諸技藝聞者，往往敗蹟之不遑，亦奚以爲人。苟能自靜修，會心之事，隨好而得，不亦可哉。如鹽田生，可謂其人矣。生字，士益世住，賀西郡市場邑，業兼本末，家饒資產，士益，弟士善東游。京師好學，能詩，予知士益於士善，而頗審

其爲人。士益雅尚風流，多諸技藝，惠而溫克，不與物忤。其理家奉業，勤而不怠。頃營一點茶室於宅西北隅，扁曰靜好，求記於予，以播繁庶，饒足俗易，驕奢乃有輕躁浮薄，以致敗蹟者。市場大邑，多強有力人，而士益能自靜修，而能保其樂地，實可記云。

遊嵯峨記

明和庚寅秋九月，天龍大愚長老邀仲氏君錫及予，遊其院。仲氏特來促予，衰病日甚，辭。仲氏曰：蓋山水之遊，亡論其境勝，辰良，即必須地主，必須良伴，地即嵯峨辰，即九月，長老地主，我爲之伴，弟尚有所不足。

乎。且弟衰病窮厄十倍於我。我竊爲弟惜焉。予悚然
愀然。乃蹶然請從。仲氏又曰。興步不可並行。我與弟
爲期三次。一期於松尾祠畔茶店。二期於祠職田雨
龍宅。三即長老。即失於一二。勿失於三。予曰。唯約以
庚申。日前夜大雨。寅而晴。尋復雨。而後乍晴乍雨。予
以訪一姻家於四條街。先行。仲氏約永俊平後發。予
近年益善病。又益善飢。出必備之。臨發命從。奴買糞
糝黃大豆粉者。勿買泥赤小豆者。云。及出。姻家覺飢。
會雨復作。以膏油紙幕。冒筍輿。內外不相見。輿中探
糞喫蒙赤小豆泥者。予乃謂奴曰。誤買。奴省覺。請罪。

予微笑曰。亦汝造化。何必再買。行數十步。進大豆粉
糞喫。二三箇。欲茶。乃不喫。出四條街。西盡頭。淡雲微
雨。野色凄然。絕千本街路。而西西南隅。有茅店。奴曰。
此有飲食物。即君不嫌粗惡。請一點心。店人供茹纖
莖菘爲下飮。店有醃乾魚數品。供之。輿夫從。奴蓋相
予龍鍾矣。可嘸咲焉。食後神王。雨微微下。命撤幕。冒
予性不勝膏油紙氣。自四條至松尾。乍撤乍冒。蓋以
晴雨屢變。不能不憚煩。今年大旱。未往往不穗而死。
甚可傷痛。到西院。食林。頌與輿夫從。奴行數里。北望
太秦祠於深林中。又行數里。過梅津。過長福寺。不入。

過梅宮祠。京師二十二正祠之一。久聞其荒蕪粟
路生者嘗謂曰。雉一聲祠欲傾。今日經過祠宇修整。
殊違舊聞。乍南乍北西而行。達葛野川。水甚少。有渡
航。長物耳。沿川西岸而南半里許。有一神祠。是爲松
尾。使奴就茶店問。而後知仲氏既往。雨龍氏却轉而
北半里餘。有村舍。斜連見一家。殊修潔。門內有菊塢。
勿非是雨龍氏之宅乎。試問。果是俊平迎。門內旁牆
有扉入而上堂。雨龍迎堂之裙牀。仲氏方食飯。雨龍
曰。爾君徵飭。倉卒麥飭。請君亦強。一七箸。予微笑曰。
實爲所願。但未遽乞。主客皆笑。山肴野蔌。清且美。雨

龍內人同婢使進食。怡怡肅肅唯謹。有一老人在座。
風格清高。問之。雨龍尊翁云。齡八十。如五六十歲人。
仲氏詩已就。俊平代書。俊平名某。好學。且以善書聞。
雨龍進濁醪。蓋飲福云。仲氏與予俱連飲數杯。雨龍
恠問曰。斯苦酸物。京人率蹙額麾去。兩先生既稱
小戶。而連飲不止。仲氏曰。少壯在鄉國。打魚網禽。且
暮村邑。夙慣斯物。稱曰醑醑。今日之酌。可謂邂逅
相值。况乎靈神歆享之餘。若夫京人徒知有詩題
中山中把苦之字。予曰。黷請賢東。有麥末醬。併惠雨
龍。不知麥末醬。仲氏曰。麥麴造作。亦是鄉國舊識。舉

座歡笑。餅罷觀菊。茶菓設焉。菊高下布置齊整。一望雲錦。予指點曰。甚佳品。某妙品神品。兩龍曰。清先生旁精種菊事。仲氏亦笑曰。元不聞翁有斯嗜。今云云。竒甚。予曰。在藩屢聞人談菊。去年從人觀菊。東叡僧院。上客與主僧就菊塢品評甚悉。予在旁熟聞。今日漫言偶中。要耳學已。主客輒然而笑。仲氏促雨龍俱詣長老。予與俊平請賜避雷神草。兩龍取諸其室。仲氏曰。雨龍見爲祠職。抑亦可謂古隱君子。且慈孝爲政。老少諧和。實可敬羨。予曰。唯。抑可謂君履兄一流之人。仲氏曰。然。須臾兩龍理裝而出。予所賃筍輿。

先旣遣歸。乃筇穿竹林中而行。半里。過法輪寺。下。有酒餅店。賣葷。渡渡月橋。橋架葛野川。橋下常年作潭。作旋渦者。青艸茸茸。東岸僅有水耳。過橋。直行百步餘。乃到天龍寺。長老所居。曰弘源寺。爲右之第二院。長老手一江寧盤而出。中盛洋羹菓。曰。諸君得無飢否。請先一點心。是銅駝小河菓店物。仲氏曰。纔入玄關。紫雲滿盤。茶出。甚芳馨。且食且飲。其徒佐師款待。有小沙彌。屢擎茶。長老指謂予曰。雛僧能詩。須爲先生誦。仲氏與長老交促之。乃誦其五言絕句。予曰。頰佳。長老笑曰。先生第聽彼自解。而後始知其妙。促。

之急。久之解說一遍。作關東語言。恠轂奇雅。幾可解頤。齋山長老曰。今年松葦甚少。昨幸得數莖。聞江先生說。清先生不喫松葦。故不供。予謹謝盛愛。仲氏殊健食。長老微笑曰。書庫宏壯。宜哉貯萬卷。不隘。仲氏曰。仰藉尊者。修補寶藏。餘材及衰老。一大功德。長老賦詩見贈。予亦適賦一詩。雨龍次予韻見寄。仲氏有途中詩。浴具長老親臨。而閱乃曰。新換厨僕。未諳清規。湯僅浸膝。命更添水。諸君少待。又曰。山中早寒。搆設地爐。抑亦諸君須加意。軟屏圍坐。又設盤火。予曰。寒寒佛地寒。麴室一般。衆大笑。予次原韻奉和長老。

俊平有詩方書。予旁闕。即次韻謝其代書。勞尋報浴湯。滾互相推讓。而浴溫暖適宜。湯可沒頂。皆浴。長老次予韻。予次舊韻。贈雨龍。長老次仲氏韻。誠公次予韻。見贈。雨龍次長老韻。仲氏與長老屢有倡和。所以今日不必作。既而長老携予輩登山。小沙彌從先詣某院。有池無水。嵐山接於眉睫。會院有土木之役。草草出去。詣世所謂方丈者。自牆扉入。堂外板行障。金箔隱然。纔存長老曰。是豐臣氏物。

神祖賜焉。堂內帟行障。某氏画亦殊可愛。有池樹石布置。意匠甚勝。水色湛碧。久旱不竭。有泉脉在焉。詣

妙知院。庭有獅子巖。大可四五席。院主湛堂師。俊才好詩。亦與仲氏交善。長老曰。昨有犬逐一鹿。鹿急入院。犬及之。鹿衝破露格。昏行障。而入佛像前。有板席。潤澤可監。鹿屢躓。仆復下庭。幾獲衆救。免見堂。裙牀上。黥黥有蹄痕。板席上。爪痕作癢。如蚓行狀者數所。既而自堂後登山。迴徑曲磴。茅菁蔽路。宿露沾衣。小沙彌扶予甚力。可謂有是師。有是徒弟。登數百步地。稍坦。有一亭。在山半腹。北控愛宕。南眺京師。東隣御室。西對嵐山。葛野川流兩山中。有千鳥潭。任女橫笛學。屈大夫之處。予曰。廣澤當在東面。何以不見。長

老指一山趾曰。趾下即是。今無水。不可見。長老款待亭上。天晴風斂。夕陽映射。東南一帶數十里。景勝。歷歷可數。將下山。呼奴不在。忽聞箚中簌簌響。意疑猪鹿見。奴探得雜草數莖而歸。遵舊逕而下。轉下方丈。北庭旁有

寬元陵。有中書親王之冢。予曰。清真人宣力吾道。大切不磨。其祠定蕪荒。長老仲氏齊口笑曰。否否。十數年香火頓熾。予問其故。長老曰。何物狡獪。倡言祈清真人祠。積年停債。必得清吉。是以俗子接踵而至。予且歎且笑。歸院飯就。飯後談及絕學首座。首座長老徒

第。仲氏說其舊事數條。長老又說其近狀一二。仲氏促予作之。傳長老亦託焉。要之增賀道濟諸公之流。日暮辭歸。長老持帛微予書曰。久知先生不親寫。然先生善病善阨。幸遺留一書。予乃書舊作詩。又為誠公書。因曰。枉奉醜陋。亦可謂遺臭。抑尊者誠師。亦不免逐臭。長老曰。江清兩先生詩文為太宗師。毋論耳。即書亦又白旃檀。予曰。詩文謹持法律。務戒輕薄。非曰能之。然竊所期待焉。一作寫字薰蕕同器。雖是情語。嫌涉自重。談話復熟。不覺月出。乃排闥出。庭月色如畫。萬籟平沈。喬樹修篁。如人被髮。如奇鬼怒立。露氣逼膚。骨毛爽然。予謂仲氏曰。即千鍛萬鍊。畢竟作不得。月在上方。諸品靜一句。仲氏曰。然。既告辭。到常盤喫茶。回命與夫酒飯。固辭。狀甚恭順。過妙心寺。過紙屋川而歸。因憶今年春阻雨於濃之太田河。渡閱首渡。駐轡岸東。遙望西岸。見十數人引葉舟沿岸而泝。里餘。佇望者久之。舟頭纔轉。直達脚下。健夫四名。蕩槳頭尾。出沒三丈。怒浪之中。舟中人人面無血色。予殊自若。蓋飽經人情險。恠危惡。怒浪激湍。比之坦途。嗚呼。方其時。烏知今日有斯遊哉。

五條花園碑記

花園莊在洛五條西洞院。延長右大臣藤公兼實屬諸世所謂淨土真宗開山親鸞上人。居焉。貞永中遷其土木於山科爲寺焉。寶曆丁丑三位藤君公繩與烏石山人胥洛樹碑其地。二位君篆其額。仲兄君錫銘。山人書。乃山人具由屬記。予清絢。據由藤公夙崇佛師僧源空嘗謂空曰。以予職變理不能心跡併可恨矣。空曰。顧心如何。奚必跡爲公說。乃請空壻其上。足一人永遠法嗣。空使上人。先是上人夢大士曰。云云。即空囑上人者。全符前夢。上人益奇。遂可公大說。妻以其女玉曰姬。舉其莊號花園者居焉。淨土真宗實

始於此。上人爲其始祖。居一年。姬娠生男。範意。又二年。姬私禱六角堂大士。得異夢。迨寤果得珠二顆。蓋證上人及姬共屬權化。云。承元丁卯。上人謫山東。托範意於僧慈鎮。三年己巳九月。姬薨。年二十八。其傳朝倉貞尚者。哀慟殆死。姬薨七日。貞尚夢姬降詠和歌。授舍利十顆於貞尚。現白衣大士。騰去。舍利果在。云。建曆壬申。勅上人歸洛。時藤公旣薨。嗣公某復請上人。上人乃住花園。其年冬十二月。上人飛錫山東。範意時年十一。慕父母於幽明不已。親造姬像。就上人於常之結城。上人感泣。爲贊姬像。慰諭範意。歸

承久辛巳秋七月。範意寂。年二十。葬岡崎。嘉禎乙未。上人歸。將卓錫岡崎。藤公苦請。乃復之。花園住焉。居數年。歸嚮者益多。上人厭煩。屢移不常其居。所謂善法。院岡崎柳原諸所。而其卓錫之地。遂係花園云。其地輪廣十里餘。矢田寺。菅公紅梅殿。天滿宮。五條天神。看月池。因幡堂。藤君俊威宅。俱屬其舊境。鉅麗可想。方今上人之道。遍於海內。而花園爲其起本。人或未知。斯舉也。欽流風於先達。表餘澤於後死。可嘉尚矣。三位君雅尚禮士。憐才。受書法於山人。布衣交驩甚。山人風雅爲性。乃與其臨池之妙。四方頌焉。乃上人生卒。固在口碑。俱不錄也。

遊巨椋記

巨椋者湖。而世以陂名之。少加之人力。可謂我西湖矣。庚寅夏六月十四日。勝子雲邀予避暑。伏見從行者六、七人。先設席於豐後橋南客樓。買一巨艘爲游舫。打魚船附之。艤於橋下。入舫。展設豐盛。將乘流而放。予意在泛陂。竊懇子雲。賃一艇潛往。子雲請從。予固止之。酒衆賓於舫中。家姪聖訓偶在。打魚船先發。不得從。袖仲素木子勇。潛尾予上岸。子雲之僕脊酒。茶諸具。而從復入客樓。自屋後上艇。艇可受四五人。

棹穿竹樹蒼龍之中。荇藻平鋪水面。艇過其上。簌簌
漣漣。有聲。進里許。水稍濶。又進數里。遙山四圍。水益
濶。境益邃。景益幽。月色如畫。四無人聲。時遇石瀨淺
灘。漣與月湧。銀鬣千道。乍散乍合。荷柄亭亭。遠望如
人。簇立者數處。舟子曰。是爲陂之最廣最深處。今夏
久無雨。水退落六七尺。停艇而酌。森漫空曠。如無所
依附。夜益深。月益白。時聞大魚潑跳水面。水禽不知
名者。且飛且鳴。仲素仰面哦詩。子勇倚舷吹笛。子雲
之僕及舟子。不能勺飲。與之糖果。加額而拜。甚欣。嗚
呼。予久欲斯遊。子雲可謂能成人之驩者矣。仲素子

勇。可謂能佐人之驩者矣。而子雲與仲素子勇。又可
謂能哀人之厄窮衰病者矣。方回掉時。覺境景頗異。
來時問之舟子。曰。雖是平湖。少港汊。然葦渚蘆汀。時
作向背。歸時所由。實在來路之南。私期漆諸。卽君娛
賞。一端而已。果過向不過之橋下。而歸。嗚呼。一舟子
尚知佐人之驩。是可竒云。

駒嶽記

駒嶽在信之伊奈郡。高遠城之西。高八十里。巔常積
雪。山半有一大石。黑色。長十數丈。相傳美濃穴馬山
中有天馬。逸來此地。化爲石云。夏日石上雪消。自平

地望之宛然。驪駒食草之狀。山中無神佛祠宇。登者甚少。高遠侯嘗遣人探之。壯士四十。村民百餘。各持十日糧。經三日始到絕頂。半腹有二大池。深如無底。有岩鳥者。狀甚肖鷄。而毛羽淡青色。毳毛遠距不甚怕人。又不能高飛。樹罅巖間。千百成群。有野馬。隱見無常。沙磧中往往有其遺矢。村民云。理瘡甚効。半腹而上。一望白沙。無艸木。絕頂頗坦平。望富士山。如在眉睫。風帆之在天龍洋者。如蓮瓣云。

戶隱山記

信之戶隱山。其神曰手力雄命。廟號戶隱大明神。

天祖即位。神為佐命。排闥之功。載在國史。廟祀數千載。官歲給神封米二千石。置僧奉香火。曰顯光寺。神祠在山半。登三十里。祠傍有龍王祠。每日供飯。迨徹無有餘粒。通一歲。凡用八十石。米祈之者。必進梨。置之神案。拜禱。而出食梨之聲。嚼嚼然聞于祠外。明神之與院。凡諸神祠。其部屬之神。別有祠者。謂之攝社。使令之神。謂之末社。其祠在本祠域中。者。起在他所者。通稱之。本祠正殿之外。有便殿。在本祠後者。不論其相距遠近。通稱與院。義猶人家有堂有室。在大日峯行五十里。有一泉。圍可數尺。小黑虫無數。塞水面。人折樹枝。畫一圓相於水面。咒請曰。神明願賜圓相內水。咒畢。虫四散。乃始得掬飲。飲畢。虫

復如故。一咒唯充一人用。有同行者。咒必如其人數。本祠到峯頂。唯此一水而已。行數里。到七里松。松五鬣者數萬株。生左右谷。交梢低而塞路。枝如藤蔓。柔軟不折。纏累他樹。密而無罅。如布綠纒。踰人蹈之行。路益窄。益高。又行數里。到劍峯。險稱其名。蓋自本祠到劍峯頂。約二十里。危險無比。而奇幻亦無比云。而大日峯尚隔一谷。絕崖峭壁。非挾翼者不能達焉。大日峯為明神與院。而真凡隔絕。無有祠宇。唯有石造大日如來像。在峯半腹。隔谷望之。雲霧杳冥。不能諦視。山中時現佛光。又屢起五色雲。奇卉仙草珍禽異

獸甚多。而巨蟒鷲鳥猛獸。與世所謂天狗者。亦屢傷人。登者必雇土人為導。齋戒唯謹。自六月朔始。晝晦而止。他月禁登云。

修造歸雲院記

上善寺在京師京極街之北。開山第一祖曰盛信上人。為（此處文字模糊）寬正（此處文字模糊）文龜兩朝授戒師。寵眷優渥。天文中寂。勅謚春谷。春谷八世至。見住攬譽上人。寺有子院十

區。歸雲居其一。歸雲本一蘭若。冷泉藤君之先某君營設以居。其祖先靈牌方上善之建。歸雲在其域中。因遂爲其子院。乃歸雲世奉冷泉君香火。以至今日。薩摩人瀨尾氏者來住。京師數世。其人係歸雲檀越。至見住歸雲院主名慧密者。院經久壞落不能徹。而不新之。會瀨尾氏有追薦其祖先一百五十年法忌。乃一力承當其役。輪奐赫然。頓復舊觀。上人求予記之。予謂慎終追遠。聖人美之。福田之說。釋氏有之。而貪濁之徒。唯財是營。親舊之急。袖手不救者有焉。恣其嗜慾。忽諸喪祭者有焉。即不吝施與。意在誇飾。

者有焉。其人誠實無私。而身在阨窮。自救不遑者有焉。上人言曰。瀨尾氏世稱素封。而質厚爲風。施與不失於道。然則斯舉之不出誇飾者明矣。雖然。予未執謁於冷泉君。而院主瀨尾氏又俱非相識。無可言者。抑亦上善先住豐彰二師。以至上人。與予家父兄及予。締交三世。不以方之內外。乃上人所囑。辭旨誠篤。因作之記。

對嶽亭記

巖垣長史亮卿構一書室於其宅之南。可以東望如意之頂。以予先兄所書對嶽二字爲扁。因名焉。亭就

求予記。亭廣二席有半。有文房諸器。有樂器香器茶
菓諸物。興至取諸左右。不須鼓掌命婢僕。庭有松桂
薔薇之屬。池有燕子慈姑諸水草。龜游蛙鳴。蛙所謂
井手玉河產者。有時而鳴。清亮可愛。非尋常鎮日聒
嘈者之比。若夫宿雨新收。嶽面瀑布。如白龍掛草樹
青葱。乍為麗日所映射。金彩鮮明。如孔雀尾。如綠鸚
歌。如紅翡翠。乃至庭中所有。亭上所置諸品物。未始
不佐讀書之樂。亮卿才氣俊邁。聽惠尚氣節。善病而
善修養。而力學自若。併其才性之美。多可稱述。而是
特記其亭。不附衍而為之說。抑亦亭為讀書。而設惠

車鄴架可知矣。若夫貯而不讀。猶之不貯。亮卿豈其
人哉。

都府樓瓦硯記

寺尾生為人。明敏婉雅。好古多諸技藝。頃得舊太宰
府城樓瓦。鑄為硯者。蓋右大臣贈正一位大政大臣
菅公。詩所謂都府樓瓦者。云太宰府廢久矣。而後人
寶重其遺瓦。蓋亦藉菅公益重焉。營財之徒。乃贗作
欺入。生得之。筑之宗福寺。主其長老。其真必矣。硯形
圓。周圍二尺四分。中央穿池。權而豐。其下縱三寸八
分。強橫二寸四分。其下最豐處。二寸七分。強受墨處

橫而檐直逕六分餘。橫逕一寸九分餘。表作遍地斜方界畫紋。池左旁鏤都府樓三字。背作麻布摺痕。世所謂布目者。瓦色淡赤紫。瑩潤光澤。受墨不燥不滲。取重於文房古物云乎哉。硯池蓋以異邦奇材作之。精巧特甚。生求記於余。余曰。斯實可記。斯雖微物。可以觀至大焉。吾

邦中世郡縣爲理。禮文炳焉。禦侮之設亦備。與羽廣漠爲吾邊塞。薄伐肅慎。彈壓蝦夷。鎮守府建焉。二筑縮九國之口。海外諸國。緩急有備。大宰府建焉。迨封建勢寢成。二府俱旣廢云。然

皇室益尊。威武益揚。肅慎鼠伏海外。蝦夷一同編戶。而與羽全爲樂土。弘安中。強胡以滅宋。餘威垂延吾邦。遂大舉入寇。我出偏師應之。殲十萬勁卒於鷹鳴。如探囊取物。文祿之役。我師問罪朝鮮。八道平沈。鷄犬無聲。元和以後。代同唐虞。講武修文。威震殊俗。而九國猶之輦轂。由是見之。二府不須再設明矣。其建可以觀我政理焉。其廢可以觀我威武焉。乃一瓦片。可以言海之內外。則所謂微物可以觀至大者。非耶。是豈玩尋常古器玩之比哉。

羅城門研記

羅城門

京師外城南門。延曆營建。天元中廢。不復作焉。徵諸異邦。羅城即外城子城。即裡城。又號牙城。率用諸外郡。其於京師外城。曰京城裡城。曰宮城。其有羅子等稱。亦甚希少。鈴欽禮得一古瓦硯。蓋羅城門瓦者。硯形方缺。其下趾數寸。縱五寸九分。橫八寸九分。項隆起。腹有池。衡徑三寸六分。直徑長衡一分。池形圓。受水處爲首。頗肖世所謂沙金袋者。欽禮命工作黑漆。硯池蓋作銘。金字書。蓋上大神子一銘。高孺皮書。又作黑漆匣。而後求記予。予謂硯用瓦尚矣。至唐尚然。

陶泓友頴。畋携相詬。可徵焉。抑亦未央。銅雀稱焉。南唐澄泥。與澄心堂昏。宋後殊貴重。何必青端自出。而後始稱文房。觀欽禮名某。世醫以濟美。稱又好學。旁涉諸技藝。風流好事。出其天性。今得斯硯。會心可知。余謂古物之稱於異邦。或以其人。或以其物。均之陵谷。滄桑之歎。係焉。吾邦皇統一立。金甌亘萬世。而不缺。古物之稱於世。專供風雅之賞。是豈異邦所可企及哉。是可併錄云。

山階毘沙門堂園池記

山階之有毘沙門天王堂。其始在

京師京極街出雲路之地。延曆中建焉。考之今日。上御靈神祠。及塔段里。係其所在。壞建數百年。應仁中廢。寬文中。

久遠壽院准三后尊師。再建於山階。以至

大明大王

今大王。又一百有餘年焉。乃在山階。

久遠壽院尊師。爲開山第一祖。

大明大王能承

先志。殿閣輪煥。倍于古昔。

今大王以

享保皇子。湛法水於彌深。揭佛日於益明。又旁好藝文。禮待才賢。先是

大明大王構一亭於正殿正北。明神山上。名曰晚

翠。

今大王又以環山名之。舊名並行。撰名之議。京儒伊

藤長胤與焉。

寶鏡本覺公主書扁。

今大王又自撰亭六勝。命諸賓客分賦。曰晚翠。白雪。

今大王自賦。曰金剛晴光。曰勸修秋月。曰醍醐暮煙。

曰四宮歸鳥。曰安祥疎鐘。某某等賦。距亭半里許。山

曰吹簫亭曰雙鳳

今大王所建者方廣丈許不設障壁可以四望屋背平鋪版畫雙鳳於一大圈中亦有三勝曰出雲自櫻山階過客菟道練光雙鳳北上五六十步又營一亭曰石鼓相傳昔有一石形如鼓因取爲名石鼓之勝三曰鳩嶺遠黛曰愛宕白雲曰淀水虹影二亭俱有朝野諸家詩及和歌 正殿東構點茶室世所謂圍者扁以思遠二字蓋寓羨墻於

久遠壽院尊師云 宮之園曰奏舞池曰濯錦池中
之嶼曰安禪艤舟於岸架橋於池者二池北楓數十
株秋紅鮮麗因取名池而吾 邦櫻樹者隨處而在
應接不遑古昔堂之在 京師固以多櫻稱再建之
後名實益茂而又名花奇卉種種品品四時之觀具
焉要之 宮在山趾既高平地山三回圍而護之正
南遼濶是以三亭俱南鄉而其地勢雙鳳高於環山
石鼓高於雙鳳山南百餘里外天半蓮花秀色可餐
者爲河之金剛山三亭俱面之其它山川墟邑遠近
掩映地彌高觀彌多而彌多彌勝不復覺其俱望一
方云即愛太子之髻露於石鼓亭西重山罅中淀之
水亦唯石鼓亭中可望帆影如蓮瓣浮三亭諸勝所

名不苟可類推焉。蓋山階之名著自上世。

承和第四皇子號禪師宮。居今山階四宮之壤。園池之勝聞于都下。伊勢物語述其勝景。且曰大將某奉紀之千里濱石。今之四宮十禪師諸名。蓋以是而諸名流篇什。言及山階者多多。即比袖招月澤殿陶原諸古跡。未可一二數云。謹按山階之有

王府。徵古於今。鄉同處異。右則勝矣。今益勝之頃。

命絢遍覽。園池之勝仍使絢記焉。昔在異邦梁王之園。勝王之閣稱焉。而無德可頌。河間東平則德矣。惜風流之無聞如。

今大王可謂併而有之。豈不美善哉。因謹記。

農日樓記

太夫伯公之莊。在勝見。勝見者城南附郭邑名。自新郭沿櫻調馬場度橋而東。閭廛相連於左。而公之莊以稍右。絕無市塵之擾。不復覺其在市中云。莊方廣數里。入門而左。有屋舍數區。其人居焉。轉右而行。十數步。有一橫木門。又右數步。以至其堂。棟宇迴合。戶牖掩映。有蔭樹者。有臨流者。有廣數十席者。有止二三席者。其狀不一。而眺望隨處而換。凡其土木。不必絲繪雕鏤。而心匠殊勝。其樹植花石。不必奇珍而雅。

不省樓文集 卷之四
趣各在可謂真境矣。而其樓名農日者，翼然秀出，遠近之觀皆備。大川溶溶如練，或激石而鳴，波珠四散。喬木大四五人抱者數十株，森立其傍，凭欄縱目，東南西三面數十里之中，田塍碁畫，村邑星布，而農夫田婦荷鋤洗菜者，遠近相屬，連山重疊如闕，屏障遠者淡碧色，近者深青色，夕陽映之，金翠飛動如披孔雀尾，蓋舉莊之所觀樓最勝。公一日宴淺見士俊田君定及余於莊，詩酒清談，殊入佳境。及夜具舟送余，輦歸舟中，仍有盃盤之設，斜月含山，薄烟在水，且酌且詠，直達余寓舍而止。他日公命僕作之記，公美風姿，音吐清雅，好文旁多技藝，公奕世輔相，固號尊貴，其贊理之功，人人頌之，而又風流醞藉，娛情山水，其雅量亦可以知矣。是爲記。

座友石記 并銘

大夫岡部公得一石於野，大尺許，色玄形峻，承以漆器，鋪以白沙，置於燕寢，而屬之記。西土之人愛石，過於吾。大東而假託爲名高者亦甚多，至挾勢嚇得糜財購得者，亡復論已。公輔弼之貴，邑入之贈，百爾竒玩，不爲難得，而公則不營營焉。政理餘暇，怡情山水，偶然得之，無競之地，而以供其會心，雅尚甚矣。其

命名座友。則公之所友。亦可以知銘曰。無競之寶。得之天然。宴座友之。可以永年。

瑞芝館記

田君定之家。有芝產其中庭。後果有慶事。去年復產芝。而其尊人有齋氏。有益祿之慶。君定乃以瑞芝名館。求余文記之。予謂物之以瑞稱。雖非一端。必修諸已。而後得諸自然。不出營求。不爲期待。物與我符。而後始謂之瑞。瑞豈易得哉。苟以其物而已。則有象者。時而見。有形氣者。時而來。花卉翎毛之奇。種異狀者。時而生。以至濕蒸之所成。夢寐之所應。其人以爲瑞。

當世以爲瑞。而傍人議之。後世議之者甚多。然則有齋氏之所瑞。非瑞乎。有齋氏之所瑞。實可瑞矣。其家世業針術。至有齋氏。益精其術。自外班選入。爲近侍。孳孳夙夜者多年。在公之勞。久以著聞。而後拜褒賞之命。君定雖未仕。亦既以其術。貴重於士庶。可謂以其術用焉者。夫既遇焉用焉。而後得諸自然。而物與我符。其謂之瑞。豈不可哉。

孔雀樓文集卷之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孔雀樓文集卷之五

越國文學 播磨清絢 著

男 勲 校

題跋

書論語讀本後

學而三節重在亦字。入孝出弟重在弟子二字。今人
往往翻置主客本旨乖違。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及
賢賢易色。專以誠實立說。誤甚。如大帝待公瑾。二子
可作好注脚。暴虎馮河亦重在行字。是係主帥將領。
士卒不必然。先登摧堅。死士是用。韋叡李光弼能奉

聖語鈞而不綱。弋不射宿。事理固當然。但常人以慾誣理。聖人無之。今專自仁慈。上說起鑿。且窮窘香餌。勾致非來。送死殺入之罪。晝夜同律。章旨可推。知即諸注家。賢明非無一失。今舉其一。三讀書務要穩當。字義既明。全旨自得。立異好勝。非予所知。

書宋元通鑑後

予家三世業儒。右文崇儒。固所欣忭。但政理道藝。一本二端。不可混雜。今以一部正史。大政大事中。插入儒林隱逸等事狀。殊失史體。嗚呼。易詩書春秋皆經。設使易中插入春秋。詩中插入書。可哉。溫公於儒林隱逸。率從節畧。見阜矣。法正矣。薛氏之書。立意大謬。全書駁雜。詳畧屢誤。不足多。惟云。

日本詩史跋

詩史就矣。使余及姪孔均校焉。余會奉藩職於關東。孔均勤焉。未畢。孔均沒矣。予適歸。乃始從事。云論詩選詩。俱非容易。期主張者。率入頗僻。主調停者。或流軟弱。加之勢威。所嚇得失。所眩愛憎。是非自誣。誣入楚王第。與方城外。尹證驗。非必真。驚延項。驚縮頭。冷熱非必實。魏蚨蝶。非無史才。史以穢稱。胡釘鉸。豈有詩學。詩籍妖顯。政理道術。皆有斯諸弊。近日詩家。莫

甚焉。必如斯書所論而後可謂公且正矣。若夫命名之義。讀者自當得之云。

書龜諫後

斯書蓋出仲兄江君錫先生一時戲筆。而有至理存焉。人或謂仲兄在江戶之日。有所激發而作人有屈。其言必激。抑顧其人靜躁如何耳。詩之六義。比居其一。楚辭用之。人哀其忠。香譜用之。人謗其躁。苟其不躁。即激奚妨。仲兄才行雙勝。而能用其量矣。而能用比之義矣。古人有言曰。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逆人。茹之逆心。寧逆人矣。故卒吐之。嗚呼。與其逆人矣。孰若逆虫矣。作者無咎。觀者有資。虫諫邪。非虫之謂矣。

書端文仲詩草

文仲作詩。必請予評之。予直言其不可。蓋以文仲知予。猶予知文仲。文仲才氣識趣。拔俗悟會。藝文世之有才者。或輕繩墨。文仲能屈而就之。其論詩精細。微密入於毫毛。文仲於藝文能屈焉。而其於人事。意所不可。決然棄去。愛文仲者。惜焉。文仲自關東來。洛居數歲。病病數歲。未全痊。東歸西留。兩難處。決今年夏。予赴關東。文仲來別信宿。而未能離去。以余衰病。

日益甚而有千里之行經年之留去留之際彼我黯
然竟消蓋來訣云余窮甚且拮据旅裝無物可留為
別几上有其詩草因書其端是余絕筆是余遺留物
文仲其必泣而藏之

大字蘭亭序跋

從五位源士瑤家藏異邦所刻王右軍大字蘭亭序
據宋蔡子正跋陶商翁得之南唐子正家得之商翁
乃世行蘭亭係定州石刻小本斯本實辨才物云蓋
蘭亭諸家論不一率謂小字本為真正反蔡說然右
軍書蘭亭數本大字者不可謂無黃魯直亦有觀大

字蘭亭之語蔡說不可必非斯本形神雙勝即非右
軍亦非唐後士瑤家貼之八幅屏高孺皮摸勒為帖
余喜其雅舉因書云

書劉彰臣美人春遊卷

從五位源士瑤風流溫雅夙與予善近請予銘其硯
明劉彰臣畫軸為贄謂余曰畫報文何以報畫余曰
願使君饒貴壽考蕃子孫士瑤曰所藏尚有某某數
軸予遽曰願使君白日騎鶴飛昇二人大噱者久之

題玉洞羣仙圖卷

余於書籍書畫猶蕩子於女色頃有人持明畫羣仙

圖求售價頗低。余欲之而囊無物。乃舉奉書紙四百八十枚。琉璃杯一隻。綠頭鳧一雙。魚脯一束。星銀七錢。易而得之。嗟余以一阨窮髮僧。又善病而尚營之。若是癡亦甚。因書以自嘲云。

書馬山遊草後

余少壯在鄉。訪一鄉友於有馬溫泉。留宿六七日。其人少年豪舉。與四來浴湯之人。日夜相酒。即於山於水。亦唯虛左於麴生。轉瞬三十年。一夢境耳。今年九月。鹽田巖垣。二生往。兩旬而返。得詩各數十首。閱之。夢境者頓覺宛然於心目。二生亦俱少年。而能作是

雅舉。余有愧焉。抑亦余老矣。使夫夢境者。宛然於心目。頓作一卧遊者。二生有焉。可謂轉愧為歡。

贈長江公綬

宋寧宗時。宇文紹節為樞密使。寢病。醫涇者投藥而死。大丞相衛王史彌遠。使李師普為祭文。末句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史張日新白衛王曰。既是誤療。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善之。同時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以振。日新時為小吏。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明太宗時。

揚溥撰國學碑題曰重建大學碑揚士奇謂凡言重建者謂既建之後再作廟學元代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溥乃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明武宗時王鏊修姑蘇志成楊循吉曰志修于我朝當稱蘇州姑蘇吳王臺名豈可以此名志乎鏊大稱善明神宗時湛若水擇門外空壤爲漏澤園遣屬吏王恭持疏請於朝恭啓若水曰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主二字不可以陳於君上若水是其言驟易之筑之懋上人赴關東期已迫余老病家貧無言可贈無物可贖會所讀書有此數條書寫奉

贈彌遠威權震于海內又非純人亦首肯一小吏言改更成文兩次溥士奇同僚正誤不相猜疑鏊大臣服下僚一言改既版之書若水大儒從屬吏言驟易其疏古人服善務求精當乃至昨夜數枝身輕一鳥或服善於當日或推才於往時諸如此之屬非翅更僕三四十年来儒風大壞樹黨作勢遂非護短罔誘門人啗以必從之術其擊異忌能雖親戚故舊不少怒容燃犀致崇含沙伺影又有一種鬼恠人學既不力鹵莽自恣不知文有法唯陳言是填無氣脉無精神不能運動如木偶人膠解線斷每一篇就謬誤極

多人或忠告其瑕疵。乃大言曰。否。否。第多爲之。汎寄漫投。自然得名。四子六經。苟逐句評之。亦可點改。拘拘法度。務事精當。經國不朽。何日而就。嗚呼。文者貫道之器。若徒從事於尋常書序記論之屬。即稱精詣。尚爲未可。彼輩汎寄漫投。其鹵莽醜陋之辭。鉤取虛名。以是爲經國不朽。可笑甚矣。可哀甚矣。凡如是輩。可謂儒妖而已。蓋人病熱。譖語手壓心。而寢必魘。水火鬼魅毒蛇猛獸。諸般若惱。一爲傍人所喚醒。諸苦如洗。所謂儒妖者。蓋熱未解。魘未覺而已。上人於其家教勇猛精進。旁涉藝文。亦能解脫熱與魘。上人行矣。關東地廣人稠。必有解脫熱與魘者。請以斯語質焉。

長江公綾游學京師。才識明敏。力學不倦。其歸鄉。來請余言。余宿疾大發。因錄舊作文一篇爲贖。蓋亦竊擬君子之贈。以公綾才識力學。既能除去輕薄之習。益勉不休。它日造詣實不可知云。

書舊作詩後

庚寅之春。余自關東歸。賃宅於桃花大宮西北。西隣有賣粉店。余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審。余君錦果爲何等。人久之稍稍相往來。其人好釣漁。一出三四十

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必供於余。設湯浴必先使
余浴。蓋哀余老而鰥而窮且善病云。頃持帛來請余
書曰。鄙人豈識字者。但以隣里諸長者敬重先生。爭
欲得先生手書。鄙人亦心羨之。冀得一書永爲家珍。
昔在東坡在儋。疆鄉人說鬼固不存形跡於流品。而
儋人無能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萬。而隣人能請
余書。其賢於儋人遠甚。因書舊作詩與之。附以斯言。

題黃參玄書後

明末忠臣瞿臨桂爲稱首。固無異辭。黃公參玄亦可
配。匹方滿。始張在廷。尚爾積薪巢幕。苟戒衣袂杞憂
見擯。五路之履霜。全遼之冰至。而魯禽燕圍。蓋以及
膚。闖獻適供驅除。索頭章甫。而後了局矣。黃公乃言
諸萬天之際。如契合鏡照。何其神明。是豈庸常文儒
之流。明有瞿黃。猶宋有文陸。與張宋末諸公。名揭日
星。瞿黃殊寥寥。職史學廢之由。鈴欽禮頃得黃公手
書。瑞梅詩。秀勁不俗。亦可以想其風采。欽禮好古。多
蓄古書畫。而得黃公書。如得一大奇寶。余謂顏平原
書法精妙。文信國亦殊不惡。黃公書比之顏文。優劣
姑舍其精忠大節。不少讓焉。實可貴重矣。雖然。如斯
數公。豈可以藝文論者哉。

書加藤肥侯書後

加藤肥侯嘗漁川上。水恠勾其寵豎去。侯怒大呼曰。妖魅無禮。恠長跪水次請罪。侯既以驍勇猛鷲著稱。一時而旁頗涉道藝。又能風流戲謔。晚年師篠谷先生者。受業。一日手施訓點於論語。會外有白事者。因姑置之。其所愛蓄小胡孫。効侯所爲而爲之。墨硃狼藉。侯笑謂左右曰。聞終南一僧。忽失袈裟。爲一狙盜去。坐磐石上披之。學坐禪狀。衆狙皆効之。皆俱成佛。我狙今點聖經。其亦庶幾哉。鈴欽禮携侯所賜其臣某書來求予言。欽禮南里有侯手書宅券。較之不差

分毫。侯履歷人人詳之。余偶記此二事。因書而返之。

題水滸傳圖

水滸傳者通俗之書。且專說詐僞機謀。不可以爲訓。顧其立意奧妙。亡論其三十六人名在史乘者。其宅亦非漫然撰出者。蓋世有某事某人。而後以斯事斯人充之。其人也虛。其事實者有焉。其人也實。其事虛者有焉。通一部論之。晁蓋之爲太祖。宋江之爲大宗。只用之爲趙普。關勝之爲魏勝。張橫張順之爲張貴。張順一丈青之爲楊妙真。以至石秀之柴。暗摸呂文德。李逵之怕。全係陳靖寶。可以類推其他。余故曰。有

某事某人而後以斯事斯人充之。或先或後夾雜錯綜。那移轉換。而全無痕迹。金人瑞作之。評號稱精詳。然而桃花邨失諸眉睫。潯陽樓還道邨失諸正鵠。柴進貴人下之井底。李逵鄙夫入之雲中。亦不辨闕漏多矣。胡元瑞謝在杭亦頗言及水滸傳。元瑞又曰。近時一名公書几右南華左水滸。黃參玄曰。清太祖常讀水滸。是且置而不論。其篇章字法極精密。注意於斯。可以長才識。若夫作文藉其字句語勢爲害。還多能讀水滸者自能辨之。

書茂林寺二異文後

東坡在海南。每強人談鬼。蓋譏言自口。毒甚於蛇蝎。乃壬人善巧飾其言。而以盜譽與夫讒毀之言。俱害道者深矣。比之談鬼之無害。不翅雲泥。雖然。非飽經阨窮者。未能知其味。若夫奇逸之士。身雖居樂地者。亦能知其味。坡以大才。屢蒙讒毀。受冤誣。故能深知其味。余向記守霍事。浪速合麗王氏。夙藏守霍書。摹本一紙。實騰真蹟。在茂林寺者。云。及得余文。於高孺皮。併版之。且求余一言。嗚呼。守霍事奇。其書亦奇。而麗王之舉。又尤奇。特媿余文平平無奇。要之麗王與孺皮。所謂亦能知其味者云。

書申閣詩草書陋室銘後

貞享中清人申閣詩者來客長崎鈴欽禮頃得其所書陋室銘來示余據其印記係明閣臣申瑤泉孫書法道美殊有風韻瑤泉神宗朝大拜號賢輔弼聞詩履歷不可得而詳時宿雨新晴小園樹竹晚日葱蘢而藥欄中天竺花盛開余與欽禮食饅頭飲信樂茶數碗展玩欣賞者久之

書董玄宰歸去來帖後

下村氏所藏董玄宰歸去來辭大屏八幅神韻殊勝主人與其社友摹榻爲帖本求書余余甚美此舉益物已巨大今帖而行之乃獲爲案上玩已非海國折波濤之比矣而其真者亦巍然存焉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况兩有之乎

題錦帶硯

余往年播得一研於田生者余銘之曰錦帶其由詳於百拙和尚及清人董沉諸葛諸記余寶藏者久之江南本世肅文雅嗜古名書奇画以至今鼎彝之屬蓋以饒有云而又欲得余研介芙蓉山人求之余笑曰如世肅其人大蘇所謂豈可終闕不與者世肅家釀錦波春者美甚若能以數斗易之者蓋可許矣

傳有之。得隴望蜀。人將謂世肅得蜀。望隴。又將謂君
錦贈豕之頭白者。亦唯風流好事。正在其中。因舉諸
記併贈云。

孔雀樓文集卷之五

